

“高官”梁衡：书生本色不改

我与梁衡先生在某些观点上是不一致的，比如对一些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看法。但这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崇敬，他是我所接触过的中国高官兼高级知识分子中最优秀者之一。

我最早知道梁衡，是在1984年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我至今清晰记得说明文单元中《晋祠》一文的作者简介：“梁衡，男，《光明日报》记者”。不足十个字。直到20多年后，1996年，我偶然在《新华文摘》读到《觅渡，觅渡，渡何处》。一口气读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脑中只有震撼、震撼！这哪里是一篇普通的人物散文？这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心灵交流！穿越时空，回肠荡气。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后来对梁衡说：“你是我父亲的知音。”梁衡写秋白，就如汉代司马迁写战国时代的屈原：“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是同样优秀的灵魂在不同时空展开的心灵对话，托人言情、托情言志！

由于同在新闻界，后来我有缘结识他。借用梁衡在《觅渡》中写瞿秋白的

那句话：“他既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他的思想纵横交错、他的人格又坦荡如白纸，他是真豪杰。”

略举几例。

梁衡在位时，到某省出差。省里接待部门说，希望能早一天到，因为省委领导第二天要外出。他说，都是为工作，不必客气，他走他的，我走我的。结果人家还是利用早餐，匆匆见了他一面。

他是一个散淡的人，却有颗赤子心。他在新闻出版署工作时，筹了一批冬衣，亲自带车送往贫困地区。直到12月寒风起地方官进京，问起冬衣事才知并未发下，原因是等春节“送温暖”。他大怒，指着这官员的鼻子说：“你怎么知道穿上棉衣，先把自己的身子温暖？”

他身在官位，却不说官话、空话，而关心民情、政情。

2003年以前，中央夏季在北戴河办公。他认为不妥，遂向上当面反映，又

上《北戴河不办公书》。那之后，中央取消北戴河办公。他办报，常见报上有中小学生对国家领导人写信，称“爷爷”。他也认为不妥，亦向上反映，并亲自把关改稿。中宣部采纳他的意见，专门向媒体开了通气会。这两封意见书，现都收在他的集子里。

现职高级官员，肯这样做事的，我只见过他一人。书生本色不改，魏征秉性难移。

2011年他已退休，重上庐山采访，写了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一时洛阳纸贵。但2014年评“鲁迅文学奖”时，却被“打招呼”而不得获奖。他这个政治官员倒被“文学官场”所害。未想这篇文章反而“逆流而上”，被不少报刊、网站转载，再掀传播高峰，至今还在网上传登。

从早期的山水散文，到人物散文、生态散文，再到他的时评杂文，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他说：“我本没有写杂文的打算。我的主业是新闻，副业是散文。但因做记者接触社会，所见甚



杂；后来在官场，阅人更多，遇事愈杂。刘勰论写作：‘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看多了就不能不想，有想法就不能不说。”

梁衡近年来的一些优秀杂文：《津贴岂能是头衔？》《普京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宋子文怒辞外长》、《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等，已经过去了两三年，还不时被网友翻出来转发。尤其是这篇《津贴岂能是头衔？》隔三差五就以《罕见省部级高干不吐不快》的标题，流传于微信朋友圈。说明了什么？说明梁衡的杂文切中了时弊，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梁衡，是中国画中的工笔，一丝不苟；中国文学中的宋词，珠圆玉润，意韵长久。

文/操风琴

“我是个假田汉”

1927年，剧作家田汉创办了文艺团体“南国社”。由于田汉聘请了徐悲鸿、欧阳予倩和徐志摩等一批名流学者来任教，同时又提倡让学生自己治校，因此短短几个月就办得有声有色，并且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知名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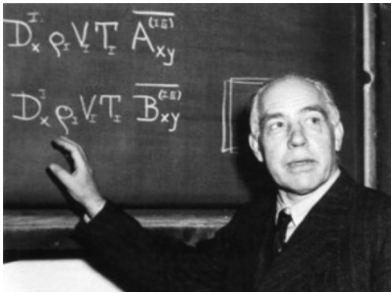
1929年1月，田汉率领“南国社”的演员们到南京公演，他们的《苏州夜话》《生之意志》等话剧，因表达了与邪恶势力的斗争、对光明的热烈追寻而让人振奋鼓舞，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轰动了全城。演出结束后，田汉收到了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一封热情又风趣的邀请信：“自从诸先生来到首都，城里的民众唤不醒，乡下的民众睡不着。唤不醒，连夜看戏，早上爬不起来也；睡不着，想看戏，路远，无钱也。以诸先生的艺术天才，专攻白话剧，必能为中国戏剧开一新纪元。”

几天后，田汉和“南国社”的演员们来到晓庄，陶行知在演出晚会上致以极富幽默感的欢迎词：“今天，我们以‘田汉’（农民）的资格欢迎田汉先生。我们的办学宗旨，正像我们的一副对联所说‘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我们就是要为种田人办教育，让革命的教育和革命的艺术携起手来。”

在一片掌声中，田汉也风趣地致答词：“陶先生是个真田汉，我是一个假田汉。我这个假田汉能够受到陶先生这个真田汉以及在座的许多真田汉的欢迎，感到万分荣幸！我们一定要向真田汉们学习！”

当晚的演出，大都是田汉自己创作的《南归》《卖花女》《古潭里的声音》等新戏，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大受晓庄师范学生和当地农民们的喜爱。

《文史博览·文史》 文/陈卫卫



玻尔出生在文化素养极高的家庭。孩子们还蹒跚学步时，父亲就带他们去看尖屋顶上装有金色皇冠的宫殿，到港口去看轮船进港出港，还去看那些满手鱼鳞的渔妇如何忙碌。孩子们稍谙世事，就参加在家里举行的学术聚会，听父亲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商讨哲学、科学和丹麦社会的种种问题。

虽然从小在这种口若悬河的聚会中泡大，但玻尔却有点笨嘴拙舌。有一次，弟弟提议两人一起玩“互相挖苦”的游戏，伶牙俐齿的弟弟连珠炮似的一通挖苦，说得玻尔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好一个劲儿地央求弟弟别说了。轮到玻尔了，谁知玻尔双唇紧闭，面容严肃地思考了几分钟，终于挤出一句：“瞧你衣服

大物理学家玻尔曾是笨小孩

上有块脏印儿……”在场的人都笑了。

与他笨拙的言辞相“媲美”的还有笨拙的笔头。那时，玻尔作文写得糟在全校都有名。比如，在写《在港口散步》时，常跟父亲到港口散步的玻尔只写了一句：“我和弟弟到港口边散步，在那里看到船只在装货和卸货。”别人都说这不能算一篇作文，但玻尔认为人物、地点、情节都有，怎么能不算呢？更绝的是《自然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用》，玻尔认真考虑一番后写道：“我们家不使用自然力。”

另外，玻尔还有点死心眼。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上图画课，老师让学生画自己家的房子。画了一会儿，他突然要求回家，老师问他为什么，玻尔认真地回答：“回家去数围墙的柱子。”后来人们发现，玻尔画中的柱子果然与他家的一根不差！

这种精准执着随着年龄递增，渐渐让玻尔的优势显露了出来。到中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能指出中学物理课本中的错误。在大学一年级时，玻尔指出了

多次到他家参加聚会的哲学家霍夫丁教授所著逻辑学教材中的错误，霍夫丁欣然接受批评，并对玻尔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大为赞叹。

1920年，年轻的玻尔第一次到柏林讲学，和爱因斯坦相识，开始了长达35年的友谊。爱因斯坦本来早该获得诺贝尔奖，但直到1922年秋才被授予上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决定把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予玻尔。玻尔得知后立即写信给旅途中的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爱因斯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此，爱因斯坦能在自己之前获得诺贝尔奖，他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当即回信说：“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情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一样，使我感到快乐。您担心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示了玻尔的本色。”

蝌蚪五线谱

钱穆出“难题” 胡适愣不语

国学大师钱穆晚年著有《师友杂忆》一书，回忆了同一些大师名家、著名学人的交往轶事，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1928年，33岁的钱穆正在苏州中学执教。一次，校方请胡适来学校演讲。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可谓大名鼎鼎。

演讲开始前，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看见钱穆也坐在台下，便邀请他到台上来，同时介绍给胡适。见了钱穆，胡适一开始还很高兴，说了些“久闻大名、

如雷贯耳”之类的话，随后又取出一封信为证，信是胡适的一位朋友写的，提醒他到了苏州，千万不要忘了两件事：一是买一部江湜的《伏散堂诗录》，二是想法见钱穆。

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里面涉及《史记六国年表》一书，钱穆本身没见过这本书，心中“积疑积闷已久”，整天惦记着。今天见了胡适，寒暄几句后，钱穆一下子想起了《史记六国年表》，心想胡适是中国公学校长、曾是

京师大学堂教授，一定见多识广，因而便有点冒失地问：“先生，可曾见过《史记六国年表》？”

让人想不到的是，胡适经不起这一问，当即语塞，表情很不自在，也不再搭理钱穆，场面甚是尴尬。好不容易等到演讲结束，胡适便急着赶回上海。

这件事过后好多年，钱穆每每说起，也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和胡适初次见面“即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自责“不习世故”，对胡适先生有些“失礼”。

人民网2017.3.1 文/姜炳炎

NBA：凝聚24秒的精彩

动走进死胡同。于是，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技术统计，发现每支球队每场比赛平均出手投篮的次数约为60次，两支球队共出手120次，每场球的比赛时间是48分钟，也就是2880秒。2880秒除以120，刚好是24秒。之后，他向联盟提议：“设定每支球队每次进攻时限为24秒，这样可以解决只运球、不进攻的问题。”

众多球队老板对丹尼的提议很感兴

趣，但也有球队老板担忧限时进攻会打乱比赛的节奏。没想到在联赛开始后，24秒规则不仅没有让球员慌张出手，而且教练还可以利用24秒的规则去布置战术。

24秒规则受到了广大球员和教练的认同，每场球赛从缓慢、沉闷变得激烈、精彩起来。丹尼·比亚索恩也因此进入了NBA篮球名人堂。

《知识窗》2017年第2期 文/倪西贇